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 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
2025年3月13日 星期四

一

时在年关。万物收敛，天明地静，乡村像一条蜷缩着的老丝瓜。父亲说去上坟。

离开院子，下坡，上坝，折入一线秋藤般的小路。说是路，杂草横斜，枯藤借过。一晃三十多年！路啊，当年我们春衫年少，如今都老气横秋了。这条土路经脉一样串联着左邻右舍，驮起一部乡村简史，驮起我年少的诗集。那些南瓜、丝瓜、黄瓜、冬瓜、瓠瓜、地瓜、茭瓜、苦瓜、西瓜，谁没和这条路干过仗；那些村民的足迹、牲畜的足迹、野兽的足迹、农具的足迹、风雪足迹、鬼神的足迹，谁没沾过这条路的光？走过这条路，无数的生命在喊叫，仿佛蹚过自然与生命的河流。后来，人都离开了，一并带走了很多足迹。眼下，这条路雪藏在蓬松的枯草里，已无处下脚。

往事零落；草木深深。

行过半盏茶时，便是坟山坡了。放眼之下，已无路可走。先祖的坟头坟尾，芭茅丛生，荆棘纠缠。这么多芭茅，靠着丛冢与墓碑，陪着先祖们唠嗑。先人活着时，和这些芭茅掐了一辈子架；过世后，他们又窃窃私语，握手言和。

没有草木，山川多孤单，人世多孤单，历史多孤单，星星多孤单。

无人声兽语，群山清寂，高木直指青天，野草如城。南坡上，东沟里，西坎间，北岗下，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团团、一片片，或豪放飘逸，或婉约优柔，或点横竖撇，或捺提勾折，或骈体铺陈，或长短参差，或平平仄仄。凭眺处，诗意辽阔，总是销魂。冬日的草木按族群默立，一如生命的教徒，组成了最壮丽的唱诗班。

先祖的坟头，定有一株芭茅流着上古的诗韵。

这土地之上，草木先到，且启蒙、雨露、宽恕于我们。遥远的《诗经》，藏草百余；唐诗宋词，草木皆情。一棵棵，一株株，都是诗句，或下里巴人，或阳春白雪。蕨草、茱萸、红蓼、艾草、葛根、萱草、苕菜、香草、青苔、禾黍、苜蓿、红药、黄菊、翠竹、红梅、青柳……皆在木铎声里枝繁叶茂，在生命之川里奔腾不息。清沙碧水，有蒹葭如霜。恭顺的蒹葭被人们指定在沙洲之边，陪一女子，等一个人。事实上，傲慢无礼的我们，从未问过他们答不答应。人类从未迁就过草木；而草木几无逆我之意。

没有草木，好似天空下没有诗的韵脚，庙宇里没有诵经之声。

二

我生于草木，长于草木。

老家的院落里，有数口遗弃在墙角的破罐。夏天一到，便有狗尾草从罐中猫出来，蓬蓬勃勃地，葱葱茏茏地。你拉一把木椅，坐下来，百无聊赖地看那些偷偷生长、没羞没臊的草。阳光下，草穗上的白芒如梦如幻，和阳光连成一片波光粼粼的湖。看着看着，你的目光爬过温热的湖面，漫过低矮的院墙，遥望过去：是田野，是河流，是远山，是深蓝——你仿佛看见一片无垠的海，向无穷的远方无限地皴染，最后融入生命无际的苍茫……

在这深幽的苍茫之中，有棵桂花树。乡村养人，树也格外发旺。那棵桂树把着院门，枝枝蔓蔓，以至半数的枝丫都伸进了院内。在乡下，草木不稀罕，父亲毫无顾忌地斫了那些探进院内的树枝。只是隔几年，又会见到父亲轮着柴刀斫那桂枝。就这样，父亲砍斫，桂树生长；桂树生长，父亲砍斫。在父亲与桂树的磕磕碰碰中，父亲老了，祖母老了，我长大了。

读高中那年，祖母因喝一碗菜粥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去了。我头一次觉得生命脆若蝉蜕。月余后的一日晌午，又见父亲拎着刀，准备砍桂枝。一愣之后，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拦住父亲，说：以后都不砍了。

第一次悲悯一株树。因一株树，我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启蒙。

草木坚韧，有时远甚于人。在乡下，空气中弥漫着散淡的草木味，无处不草木。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草覆盖着村庄四野，甚而登堂入室。嘉英爹家那黝黑的木窗，霉腐、潮湿。一蓬牛筋草便借机生长开来，明目张胆地绿着。四娘家的水缸脚下，有株丝茅。踩上一脚，再踩上一脚，直到它黏在地面。数日后，被错骨分筋的丝茅竟复生了，歪歪扭扭，慢慢吞吞，扶着水缸觅着新生的方向。即便无人去读一株丝茅的前世今生，也无法否认她辉煌的生命史。

与父亲去锄草。锄菜园子里的马唐草。父亲拖着锄头，叨着烟，完全不把马唐当回事。我握着铁铲，跟在后面。马唐生得繁茂，绿油油、蓬松松，像油画大师大卫·霍克尼笔下诺曼底的春天。那种无比热情、认真、深刻的绿，泼满了垄上垄下。那些马唐草，或奔跑，或冥思，或卧眠，或起舞，或打盹，也没把我和父亲当回事。

父亲很快锄出一块空地来，像块疤。我铲得费劲，索性弃铲换手，拔得蹦蹦响，每一声，都令



月光城 散文

草木在上

张旭光

我格外兴奋。我与父亲回去的时候，马唐草也回去了。

有天傍晚，父亲说，园子里草老高了。我奔向屋后的菜园子，扒开柴门一看，马唐草又回来了，不多不少，满了垄上，满了垄下。那些马唐草，或奔跑，或冥思，或卧眠，或起舞，或打盹……草木固守着一种规矩与次序，丰歉枯荣，持重而淡远。这是一种宽和的智慧。

大卫·霍克尼说：“明白大自然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谜。这是一个教我们精神饱满地去体察并从中寻求力量的谜。”

诚不欺我。

三

草木慈悲，给予世间一切，守着人间，像拥搂稚子，像守候圣哲。

尤其在乡下，草木入赘千家万户。草棚、草垛、草铺、草席、草绳、草帽、草鞋、蓑衣、箬笠……木梁、木仓、木门、木窗、木柜、木桌、木椅、木案、木犁、木挑、木炭……没有这些，真不像个人家。

母亲和草打了一辈子交道。记忆中，母亲不是在打猪草，就是在砍猪草。那年月，养猪是一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。农村的柴火灶，先烧人的饭食，再烧牲畜的食物。各种野草，青绿绿、湿漉漉的，一堆堆地伏在地上。母亲要坐在矮凳上，一刀一刀地切碎她们，然后分几次炆熟。子夜时分，筋疲力尽的母亲，蜷缩在土灶前，打着盹，鼻息粗重。我想，如果草长了脚丫子多好。那么多草，跑进母亲的箩筐里，母亲便不会累得像一弯霜露湿重的野草了。

祖母常念饥荒的日子不易。一家十余口，食而不饱，遑论油腥菜味。立春后，草木蔓发。祖母便领着几个儿媳，挎着竹篮，去采野菜。摘得最多的当是苦菜、香椿、柳芽和马兰头。那些野东西，仿佛等你好久，仿佛专为渡难于你而生。柳芽和马兰头，用盐水和豆酱一拌，就端上桌子；苦菜最下饭，父亲至今仍爱食苦菜。桌上偶能见到野葱煮鸡蛋，祖母不动筷子，媳妇不动筷子，父亲和叔伯也不动筷子。祖父拈一筷后，祖母便捞出一块布满野葱花的鸡蛋，捺进还在读书的小叔的碗里。夏季里，马齿苋、蕨菜、野蒜等，都是寻常物，却又无不珍贵。那一辈人，身体里或多或少地流淌着野草的汁水，绷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葱葱郁郁的草木间，养虫，养兽。倘使被虫子咬了，祖母会不急不缓地随手抓一把草，嚼烂，往伤口一敷，茶盏工夫便

不痒不痛了。儿时，不管是被野蜂蜇了、草爬子咬了，还是被花蚊子叮了，只要敷过祖母嚼过的野草泥，都能缓解伤痛。

草木的慈悲，有一半母性的仁慈；有一半，是深沉的悲悯。

一九九二年的凛冬暮晚。父亲神情严肃地抱着一床棉被，去坝下。坝下的牛棚，顶着一架寒风，咯吱作响。牛棚极简，两根木柱就着两棵老槐，支起一堆稻草，靠着土坝，三面漏风。老牛病得不轻，已有一周未能起身。父亲好像也病了，不思茶饭，紧着抽烟。

父亲抱着棉被，我打着电筒跟在后面。老牛，真是老牛，像卸下的一堆土。眼窝里被光阴斟满了浑浊与虚无，映不出星辉，映不出草色。黑洞洞的鼻孔里，无数白色的微尘噗嗤噗嗤地奔向空阔的冬夜，不见回头。老牛身下垫着厚厚的草，父亲把被子捂在老牛的脊背上，反复掖着被角。随后，无声地解下了牛绳。父亲大概知道老牛要去告别：向犁耙，向水田，向稻谷，向草木，向乡村，向这些亲密的伙伴道别。

蛰伏在牛棚四周的草木和父亲，在淡黑的暮色里，围着这头二十岁高龄的老牛，静寂无声。

那天晚上，老牛死了。草棚里的草，哭了一夜。

四

草木岁月，绵密，悠慢，深情，动人。

喜欢草木笼盖四野的安全感。小时候，偷翠姨奶家的橘子，躲在低矮却枝叶繁盛的橘树下，一边吃一边摘。肚子填满了，四个口袋也就全塞满了。这时候，不着急溜。橘树下的杂草丛里有长脚的蛴螬，逮几只，能把玩半日。捉虫子时，便忘乎所以，便总是惊动了小脚的翠姨奶。翠姨奶拐着小脚朝我颠过来，拉着潮润的嗓子：哪个发瘟的伢偷橘子，把树丫全弄断了。我也不慌，往坝下的草窠里一滚，任凭她喊叫，摊开手脚，躺在野草的怀抱里，数橘子。

农村的出路，在读书。书没念好，父亲便抽我，母亲也跟着数落。无处可去的我，便独自找个草窝睡下去，看天，看云，看老树亭亭如盖，看飞鸟的脚丫，看黄蜂的屁股，看向日葵宽大的下巴……内心便平复了。

我进城后，草木渐远，人事渐疏。在坚固的城里，没有草木的庇佑，总归是少了安全感。手脚再也不能向广袤的草木大地摊开，而是谨小慎微地向心房和楼宇收纳。苦闷难持时，藏于酒馆饮风尘，躲进高楼十平方米的、密闭的、牢固的书房内，缩成一弯老树。